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洲集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李樹元

方洲集卷二十六

明　張寧　撰

雜著　傳　箴　銘　文　雜言

姚節婦傳

節婦名福蓮海鹽十三都文溪塢民周孟經之女年二十一嫁澉浦姚琎琎本農業以耕稼養生婦順事無所闕逮甫八月琎有疾死生女名孝孝婦絶愛育之常抱

貧不去體家甚貧數值荒歉阻飢孟經因促歸與繼母諸嫂處念姑老行時檢篋中故衣物悉遺璉妹意甚依戀嘗為嫂飼鵝得數卵寄漱生畜給工食以瘞夫骨事未果而漱之富人有求為婦者孟經既許之難為言婦亦微覺背未白一日方聚食孝女適啼諕顛仆婦遽前抱撫惜之已甚終不止孟經慍曰何物孽種不乆當送還汝家婦始淒然動色退謂嫂曰頃見父言事決矣然我命已如此此足肯再踏他人門限遂抱女不復置涕

泗交顧若痛楚不自勝者衆見其孀居常爾不加省異
是夜更餘毋顧卧內燈久不滅呼令就寢不應起捫其
榻無有舉家驚求忽童奴曰薄暮田作歸見小娘抱女
倚外户而泣獨不敢問故因燭水涘見遺履亟求水中
得其屍與女同溺死翌日具棺斂將焚其姑匍匐至自
溆慿棺號慟絶而復蘇哭曰兒初喪吾子時已有訣語
豈料親家翁不諒其心老身又貧不自存致兒子母非
命孝婦已死吾復何生木既燬有蝶從煙焰中出文采

爛然向祖墓飛去隣里道路見者無不驚異流涕孟經拾遺骨與瑯同葬姚氏先塋時年二十有七弘治元年二月九日也方洲歸叟張寧論曰自古忠節蒙難男子雖身受挫辱顧其心無愧可也女子以身為重寸膚及恥心事俱與故危迫之際忠臣或可以不死為心節婦要當以必死為事姚福蓮家破人亡去就險阻非不預見徒以姑老女幼庶幾幸存卒全志節不圖禍速昊天機形弱息瞻前慮後已死不足惜他日女之變故將有甚

於巳之失節者乃不俟終日奮然與女偕溺陰陽剛柔渾合為德凛乎女婦中之烈丈夫也視譚節婦何愧焉血漬入磚精化為蝶皆不可謂無是理也寧故謹述之為司民風者告

傳李景瓚事

予初不喜人談相命自謂禍福利鈍本無先形倚伏之機固亦在我耳何以術為余之有是言聞者亦相舍去而相命之士無留跡於余庭者正統丁卯隨計北上行

江湖中聞李君景瓚善子平術言人禍福利鈍皆可閲實心惑焉未暇求也及甲戌登第榜中人皆盛稱其能競相延謝始因今侍御魏孔淵訪景瓚於太常官署索余二人始生歲月歷手指作楚聲顧余曰子當入黄門司禮魏其繡衣乎未幾果驗余始心喜之知世之固有是術也相與傳致其事於江君元勳勳時方觀政大理將待補左右寺缺員叩景瓚請所許與應聲曰五日内當衣繡矣他無庸也江以選格不及笑其妄後四日以變

例受監察御史丙子冬刑部郎中歐時熈邀余飲景瓚
酒酣以女婦一人生辰謂之率然語曰此婦生當從貴
然今以血疾死已時熈撫掌大笑詰之則其故妻因産
而没數年矣戊寅中秋元勲孔淵過舍會景瓚自山東
來擧酒相屬懽如平生慰勞之餘試以四人同生時月
小異者難之四人者沈侍御公貴項憲副蓋臣莆田尹
李宗浩郡學生某也景瓚熟視良久曰皆貴人一死一
司憲一登科補外一請舉未成下三人皆奇中獨公貴

以喪服居廬未有他故疑其詞氣太過後一月得南中報書云公貴以是月就木益神其術初刑部尚書陸公為方伯學士呂公為通政叅議禮部侍郎李公為學士時景瓚皆以今所居期許無一爽者其識鑒精切大率類此為人踈豁善吟詠閒居服大布衣著方巾作西江書生態真若無所取材至於酒酣興發雖問答累數十人言論如流初若不經意緒而條理畢具百折不窮要其所發未必盡合子平之書而旁駕曲出動極理致莫知

其所自來豈其人天分高絶本以經術推演之妙而假是以立名於人乎哉聞其初以詩經應舉復以賢良方正應薦一皆失之斯其所謂命矣而復皇皇焉不肯自已務將有得而後去豈其明於人而不明於已哉夫既知老而有得則少之時不必求也而嘗求之知命者固如是乎哉是不然天之於物有定者焉有未定者焉理與數未始相違也每觀景瓚論人雖有一二弗驗則曰是亦命爾未嘗實其說以求通於其人繇其所自處觀

其所處人則景瓚之學豈不真知禍福利鈍之原者乎

平之書焉足以求景瓚哉是其言雖多不驗猶足考也

况重有驗耶宜士大夫之喜景瓚者不獨余一人而止

劉處士傳

處士姓劉名達字仲通號竹坡其先汴人五世祖官卒

葑海鹽子孫因不返父景儀母沈氏生丈夫子九人處

士行三資稟朗異性行介特父母悦其孝兄弟協其度

鄉長老信其為人後生小子則其儀範莫之敢瀆里居

俗處者薰其德義爭相讓善讀書涉經史非大故卷不
去手不妄言笑無苟作與之共為義力能當則沛然若
決水就下弟泰自為弟子員登甲科拜御史無一日不
致敎戒諸姪孤有疾未婚嫁者無一人不致愛養門戶
中外事無一物不經意緒思慮所及輒順適無忤敗遇
人賢者一見輒委心無少長異不賢者與之語終日往
返盡一世不能通志而達事正統間工部尚書周公忱
廵撫吳浙知其賢禮重之時方急鹽課公強委任之一

歳中宿逋大盈有羡人不為病其隠徳所著亦畧可見天順己卯元日入城徧詣故舊自是逍遥容與不預家事幾一旬以疾卒春秋五十有八塟於城北先隴子瓚能肖處士可以昭厮世緒論曰古稱篤論又稱篤行君子是二者蓋難具如劉處士其庶幾乎雖其才不大展未底上壽以殁而言行所見卓冠一鄉可以不泯天道人事其亦足徵矣夫

李婦傳

李婦者海寧衛戍卒李政之妻名三女始年十六適政性敏慧有姿色簡言謹履所居在營伍人罕接其聲容舅姑殁姑再嫁惟勤約事政政亦切愛重之生一子名雲伉儷二十年未嘗一相迕弘治乙卯四月政貿易病疫自外歸踰日與語曰我時疾必纒染爾宜避退毋近我婦遽應曰夫婦身命相連夫死我決不獨生自是奉湯藥晝夜益不離左右及政卒婦已六日不寢食强起殮殯送至郭門外羸敗已甚政妹適葉氏者欲寛其哀

指丁男謂婦曰嫂無憂我當令此甥夙夜侍嫂矣婦哂曰寡婦猶可倚甥為伴耶因籍稍篋遺物以雲托攸妹曰我即死幸顧念此兒勝生受恩德衆意其染疫作矯言不為備且散去妹獨後婦紿曰我飢甚姑家有粥宜可急得妹遄往取粥比返婦已閉門縊絶矣鄰里驚赴聚哭遠近聞而弔泣者累日未已衆相與計所遺具棺殮餘尚未匱年纔三十有六實是月二十一也寧謹為作傳以告諸鄉邦庶有為之表勵者論曰古人謂從容

就死烈士所難李氏生長戎行蔑聞義訓而死夫之志出自天成事賤不嫌值疫不避禮卻妹言備托夫後無非正此豈慷慨傷勇者哉顧其身家猶足有待可以未死而竟死之蓋有所鑒防於姑是以見遠預制一念不貳雖古烈士未易與也世之臣子及於危亡猶内顧依違諉將有待卒失其身如仲陵輩者曾一戎婦之不如也悲夫

存心堂箴

耳目何從言動何則天君定位百體咸輯有入於室或出於門鑒往防來逸馬放豚何莫非仁何莫非義居之能恒始克有濟

省貪箴 有序

劉氏所藏省貪圖乃吳興雪翁手畫鼠齧笋之狀甚為佳品予慮其事之不止於鼠又慮鼠之害不但如笋因箴以省夫貪

鼠乎鼠乎若無得於天地之仁也耶與齒去角傅翼兩

足强不抑弱智不困拙有生俱生敗物非物云何不臧方長乃折烏乎鼠乎毋肆爾牙毋掉爾舌毋窮爾貪毋逞爾黠䊢善摶以屬人蟬未捕而亡雀鼠乎鼠乎吾懼爾之殆乎君子所惡而小人之似乎

寧庵箴

寡慾端慮以寧爾之心使義理日明履坦迪吉以寧爾之身使孝友克諴以穆爾妻孥以遺爾孫曾耄矣不怠以無忝其所生

守拙箴

拙非至道故聖世不彰非中德故聖人不與然守而充之可以近道入德非巧黠之所及汙尊抔飲禮所始蕢桴土鼓樂所出學竟於愚魯文繼於忠質有是夫古之爲拙也維今之所謂拙氣稟差異性習殊倫清者愿實濁者冥昏誠者安常偽者矯托同行異趣爰有厚薄閔予不慧夙奉先覺斥偽循誠懐清奮濁資之以學文陶之以禮樂通可化淳塞惟處約庶幾求道於古棠希德

於太樸所以世守其拙而不敢雕鑿也

潘僉憲冷窩銘

予彼冷窩與世寡邈清絶荒閒幽虚澹泊在易居否在時為冬萩圓蕪翳賢士困窮冬盡回春否極交泰翳圃將活寒士可大若夫祈寒圖易霜降休工雨雪賑恤因致民功其或獨冷無施一寒如此杜門息游被褐沒齒彼有冷眼睨正冷語發機顏貌冰釋情思煙霏又有撥焰自焚拊火灼手履霜不戒堅冰失守凡此數者具銘

斯窩居易順命夭心不它

慥軒銘

臨川鄧生灝以慥名軒求言為警策作銘以遺之

篤實者勤虛偽者怠篤實者成虛偽者敗勤而成余敢不恒怠而敗余敢弗戒惟言行之相符斯聖功之有在

緩齋銘

居上以寛緩或近之為學有序緩克由之和柔合義我斯勉力弛慢害成爰凡戒惕嗟予哉事煩道遠百務交切急將不理速則未達敢規步而徐行庶有補於吾拙

陳文用侍御義庵銘

大義之族古靈之傅越維祖考世德象賢嗟我童蒙孰貽哲命於昭父師養之以正黽勉不怠無敢驕矜予斯未信薦致位名事物膠牽内鑒蒙昧巧偽竝進久益蒙蔽惟巳之昧來此蔽人養正之教日廢日湮先民有言不失赤子敢戒羣蒙復我蒙始

希菴銘

惟天降衷智愚惟均為賢為聖孰舍其原由困而學由

強而利庶幾中庸可以馴至其知其行其務惟何復此原降不損不加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克念克慎萬善茲始

方竹杖銘

吾不能杖爾於公則杖於鄉也必久不倚爾以蹈危而資以就安也何有然恃以為力不若視以為則舍彼圓曲持我方直猗猗有斐耄不敢忘君子之德

容齋銘為沈士容

洪纖高下參錯散殊覆載混涵不見其有餘不足此天地之能容也故道大而萬物生智愚强弱好惡趨捨兼善一視不使其太過不及此聖賢之能容也故德盛而萬民化士受形於天地承教於聖賢敢以淺狹自小甘心愧怍仰惟前言往行懿範嘉模經制曲庋無敢不儲文字五千兵甲十萬退然中藏無敢自見貧賤禍患苦志煩形不得其平予亦不鳴橫逆屢加頑嚚致枉自反而縮予亦不往緩散似是泮渙實非一朝之忿終事用

違遂傲全光納直疏黜誣牛從順伏勝矯勉誠偽有間安强不同當法當戒敢不率中古人云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又云有若無實若虚犯而不校敢銘吾齋以恢弘君子之道

無逸齋銘

禹勤湯敬克由以聖桀罔紂狂天禄乃亡維周先王克自抑畏旦陳訓典式克以世安處惟君服勞惟臣君敬作所臣敢息身四十强仕七十引年勤逸有節敢違於

天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夜寢夙興慎終如始

澹庵銘為夏太守世芳著

繁聲豔色穠臭厚味世所同好也然難得而易敗土鼓素幣柴燔玄酒世所不好也而聖神有用焉是故戒於視聽慎於嗜臭靜虛爾心簡泊爾守內外惟均動息不疚懷清抱樸可以廉貪而實華去勢遠利可以安常而裕久其達也富貴不淫其窮也貧賤不苟茅茨土堦菲食惡服堯禹不自知其崇高簞食瓢飲蓬室甕牖淵憲

不自知其窶陋此君子之所以不厭而世俗之所以鮮有者也

鯤魚文送闞秀才還豫章

闞君冠隆從其父官海鹽歲癸酉會賓興之期將歸應有司試太原王廷舉出祖於海濱清河張寧進曰昔司馬子長以才氣自負周遊歷覽足迹一日不肯休登龍門探禹穴浮衡湘踰淮漢過大梁吊楚漢之戰場遊巴蜀登劒閣之鳥道觀夫子遺風於齊魯之邦山川壯望

化入文章故其成足以雄視千古今予之抱負不可謂不自重也觀於海者難為水其來于茲登高望遠已非一日驚瀾怒濤傾倒天地飛流漫波吞吐日月天吳海若蜩象馬銜鯨鯢之類相與軒豁瀠衍於倮人墨齒之淵藪誕怪百出足以盡天下之變其接乎目而經乎心者有助於予之抱負乎吾聞海中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非賦形爾也積久然耳見則天地晦冥入則宇宙廓清撥刺則羣山震撼呴沫則百川漲溢

然是魚也未嘗輕爲辟易故特居於北溟非力不足也須其時而出耳使其積之未久而時弗遭則必潛乎淵深滸養之地游於歸虛析木之津必不至如吞舟蕩水而爲螻蟻所困也必不至如觸槁蓄怒而爲烏鳶磔腹也必不至於貪鉤餌而投任子之釣也必不至於膏鼎餗而染子公之指也必不至於逆流而上而爲鮍鱷所食也必不至於仰首長鳴而求他人轉之清波也必不至如鮒轍求活而乞命於斗升之水也一旦挾風雲奮

雷雨鬣翼鱗翮化為大鵬則將海運而徙於天池搏扶摇而上者九萬里其身半宇宙其運侔造化其積之久故其化也大其出之時故其運也神是物也一志于齊諧再傳于莊周三見于李白之賦自唐至今越世既逺煙雲波浪一何其寥寞也豈博洽之士如莊李者鮮而遂泯其事乎豈神物生育不常而不拘於江海乎豈當時所稱特以自廣而假托其名乎噫是不可知也今者閩清江之滙汝水之淵有異物出没於其中意者鯤之

復生於此也予歸道出其地為我持是說投諸蜿蜒積久之窟而促起之仍語之曰大江北上有龍門焉過此且遇希有之鳥可與摶扶搖而徙天池矣毋煩復至於海而為斥鷃所笑也

招寓客文

道不同不相為謀此善惡邪正之辯也非以其迹言也拘其迹不原其心而因謂之不同則非矣非聖人意也然則何以謂之道乎道猶路也適之而已矣韓子謂之

虛位也視其迹則是原其心則非是吾所不與謀也視其迹則非原其心則是是吾所與謀也故心者道之所由行迹者時之所因寓以其心不拘其迹而同不同見矣故聖人之言善惡邪正之辯實非所謂迹也若以其迹則舜為陶冶摯為農夫望為釣叟武丁為民人傅説為築隷膠鬲為市賈其不同若此宜其前之無以詔於後後之無以續於前今乃詔而續之是豈以其迹為哉誠使數聖賢出於一時則將操什器負所業同遊以須

其道之大行其不至于背馳也昭昭矣然則因是而可以終身乎哉曰江漢之水出於山谿勢必經於洿淖之間此吾所謂迹也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客有旅寓於市者讀書孝義自異其業以予為雖近作文以招之

雜言

景泰中一日晨出暮歸抵家天色盡瞑入室更衣遂解下裳睹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轉摺至梚上晶熒流落凡三四見荊婦相顧失色不敢言時方嚴告家户科孫

珉遠戍邊地余自意平生不家於官何適逢此異兆反覆研省忽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説而余所為裳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況余被酒體氣蒸鬱或因以致火亟呼婢令於櫳後力持曳裳余以手磨拭無算及手熱幾不可忍而火星應手至明日入朝見兵科王汝霖道此事汝霖曰先君為工部侍郎時嘗暮歸見此然惟綾裙中有之以此知事物異常者必有所自不可遽為驚駭傳惑下人也

予妾羅氏河間人衣冠冑也至其父門祚少衰以魚鹽為業嘗蚤至長蘆行海濵有虎當道倉皇中復有一虎絶其後自分必死向之左右拜稽顙哀懇久之虎相繼躍入蘆荻中因匍匐伏行至田舍田舍人見其不能語知其驚虎也以湯灌之稍蘇報其家扶舁以歸病三月乃已酉陽雜俎暨子看關東坡沙上抵首之說信有之或言猫得鼠弗能遽死唬嚇作聲俟其革骨脫懲方能食人之形神不先脫喪虎雖猛終不搏噬之彼有寘虎

圉而卒無害理固可論哉

先朝西域貢馬高九尺餘頸與身等昂舉若鳳今京師人家多存畫本景泰末西域進白馬高如之頸亦類馬後足脛節間有二距毛中隱若鱗甲段九成所記松雪翁所圖六蹄蓋此類也天順中予復見之御馬監坊沙道上但不受覊靮不知其行日幾何也造物奇偏固有常異是又不可與柳宗元疑八駿圖龍鳳麒麐螳螂為妄者竝論

衰尚寶忠徹世善相人人有以相干之則叱罵甚有與之往還終其身不得其言相者士大夫至其家爲之留連飲酌久之俟其喜而自言十中八九人謂其高貴不肯輕用其術余謂此正其所以專乎術者也凡人之貴賤壽夭禍福根於心而動乎體固有隱而難見者必從容玩狎得其真而後言否則寧不言也使不善自固其術易干而好談一日所接豈止數十内鑒不精目力隨亂與世之凡士何相遠哉唐舉許負而下載諸方冊者

皆其驗者不驗而弗傳者尤多也忠徹非能盡相人能
用其相人之術者耳
湯肖勳公讓信國公族孫也博記而言誕天順七年冬
坐不法除官編籍常州遣發之日諸故舊皆出餞肖勳
謂所親陳嘉猷魏瀚曰勞負親友然非久别明年正月
十七日後便當相見也公等幸識之及次年適符其語
肖徹果以赦還考其學術未必精鑿如此豈常遇異人
耶余出京後肖勳鎮西陲遂虜殁竟不得詰實前語云

世之奇花異卉莫貴於牡丹得之者愛護培養無所不至然十植一存酷難生發五穀莫貴於稻然者土輒生得水便長耘耨之際用功甚粗而秀實甚倍他物此見天之生物固常厚於養人也

草木中耐寒者極多素馨車前鳳尾治牆薜荔石菖陽冬青木犀山梔黃楊石楠山茶不可勝紀然惟松栢梅竹獨擅晚節之名豈以其材能適用不專取其耐寒耶人有偏長之德而無所取材亦不足稱矣但梅竹自大

江以北漸寡而無則亦未為耐寒上品是猶所謂一國之善士焉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豈齊曾之間不見梅竹耶抑别有意耶

正統丁夘予年二十二初赴鄉舉中場之日老父於中庭得桂一枝葩葉新茂不知所從來因寘瓶沃以水祝曰儻吾子獲薦花其發榮淹宿盛開香氣滿室是年八月二十四日揭曉先一夕先毋孺人夢一老叟自外入中庭持筆如椽蘸毫沃水缸書孫字於挹清樓外粉墻

字崇廣專堵毋自捧泥依字畫墁圬之翌日報書至後
學士呂逢原嘗作瑞應記自是兩試春官皆下第辛未
二月入場之夕沐浴焚香再拜禱於都城隍之神曰寧
親老家貧千里棄養以求尺寸之進今兩舉矣如功名
可期神賜顯夢如命分淺薄神幸昭示寧當領教一方
不復有意於進士矣禱畢局促就寢夜半夢登海鹽縣
障海石塘前亘大山一老叟指謂余曰此崑崙山也凡
三指三語方欲詰問忽驚悟遽起呼家童索燭取禹貢

織皮崑崙研省紬繹因不復寐亟趨試院與支中夫遇於道共相勞苦歎進取未遂余曰中夫今日看書經題若有崑崙字是余佳候也中夫固問所以遂以夢語之中夫笑曰人嘗言癡人信夢靖之良是焉及得題果織皮崑崙是年書經舉人多為所窘桐鄉楊給事青席舍相近走予所疾言曰六題皆得旨惟禹貢一題不能通洽因為開陳意義詳述註疏是年青登第名在第七錄其文一篇余竟下第甲戌二月初三日予方抵京匆促

僑寓不暇檢閲舊業自分此行又成畫餅初五日夜夢
前狀元柯孟時過舍以梅花見遺方受花柯曰足下今
年狀元耶予方謙讓問答間忽雷電交作予素畏雷正
驚怖頃有霹靂聲聲同座一人仆遂寤是年予幸登榜
名亦在第七録文一篇闈主司閲卷時黄學士諫欲以
余為第一與錢學士溥張郎中穆互持高下取決於主
考學士商公輅公以予策論頗優而經書義不及彼卷
遂以彭華為首尹直為經魁黄素負氣因與二公有隙

奮筆抵予卷有大廷之對必出人頭地之語開院後具以此言諸人次日以紅絨織毯一端見惠曰唱名之後當以是為朝服努力向上幸毋相忘也及廷試之日屬藁未半禮部侍郎姚公過予所熟視墨草曰汝即張寧耶筆力甚高所欠實語蓋予方以勤勸上為中興之務因姚語遂以勤德為體要有頃姚與尚書胡公濙偕來相顧有喜色自是內外執事諸公皆接踵繼至無少間襯者咸屬目期待晷刻盡未予初脫藁適胡姚二公至

胡附耳曰此卷應當讀善自珍重予以紙短告遽命儀
制司檢納卷得李曰良衍紙續楮尾予以天晚為懼胡
曰第自留心吾為汝進本依會榮故事給燭親為添硯
水命監試官研墨以助天且暝同年皆出尚未畢乘昏
潦草不復計端楷忽傳宣閉門語執事官校皆散出胡
亦不能獨止亟命儀部郎中俞欽收卷送予宿禮部戒
勿遽歸明旦檇余入朝候直房下胡姚二公詣内閣請
容足卷者三大學士王公文颺言曰張寧南方人耶若

今日謄卷如謂臨軒何胡遂不復言館閣臺省因共相惜命卷傳閲少保于公謙謂如天馬行空胡公謂某忝知貢舉久矣乃誤此一人奈何大學士陳公循因衆論未平取卷視之曰此厚皮饅頭也衆知事不濟乃陰寘卷於循所閲卷中得預第二甲胡姚之力居多放榜之晨中外士不知者猶相傳謂子為第一及唱名乃孫賢也自是喧傳累日聲入禁中尋有旨取進士張寧寫不了卷及牛倫試策御覽畢復送内閣收貯聞喜宴罷吏

部尚書王公翺户部侍郎李公賢皆從容見問慰藉再三延譽甚至是年禮部奏選庶吉士入翰林首及余名自念親老冀沾一命之封若俟儲養事必後期具以情懇辭胡曰吾閲士多矣以足下之材入翰林十年必獲進用姚曰足下若不做吉士急於仕進天下皆薄汝遂引詣内閣呼選既及因對曰寧質魯年長鞭策不前不願留也時陳王二公因對策事乃聽出對策之暮倉皇出禁中忘持賜策後得之於周公修撰洪謨而所對文

字了無遺稿後一年吕公逢原黄公廷臣自内閣録出欲令裝一卷諸公咸為跋識其詳予辭之乃不果嘗自觀省文雖不留陳腐若叱之古義求為之御且不可何足為天下先時新出草野不識忌諱縱使成篇亦不堪上瀆況先母夢兆於七年之前已有孫字之應予為孫賢榜下士蓋數定也又遺梅雷震之事先後同符不足多訝但厚負主司及諸先達汲引之盛心爲可愧耳其間捧泥墁字至今未白惟織皮之夢既驗而虚若為青

設者及余中會試名第事實一與青同造物之於人豈固有巧哉科目止於發身無足為意老病還家偶憶舊事用記其始末以見予之感遇云

王汝霖民望聰厚清重文行皆佳人以其閥閱子弟多槩視之不知其為良器也然好作吴語以資笑談一日與兵科劉昭刑科陳嘉猷遇民望謂劉曰西門豹將何之陳應曰東門瓜欲何往葢俗呼陜人為豹子㧞州人為冬瓜陳實為劉復酬也民望正色曰不必邪談吾適

在科中看漢書考異欲與二公論之文帝初親藉田時
借牛於田家既終畝二耕叟互錯認牛喧鬨不已帝召
問之曰父老何自錯牛物色奈何一叟前曰此小而劚
者某之牛彼大而劣者臣家牛也始皆傾聽以爲正論
及落語莫不絶倒可謂不爲虐矣
予使朝鮮抵遼出連山隘口二日按營荒野官校指言
此山中有居人數家一老者自宣德末見時已年八十
餘今猶强健因與副使武士英單騎徐行約里許抵委

徑寥絶處所居累壁架梁覆以樹皮男女皆鬖髻草服老者見客殊不省畏問其年幾何曰不知問其曾至遼城否曰昨日曾去殆若不解人事者蓋自來生長草野世無服役不過壁植收斂或實松椽實蔬參箭笛飲泉水自相呴沫不知有營度憂慮事平生不經嘗五味豐腴之物清淡安全所以致壽漢胡廣傳載穰縣菊水其地飲之者上壽百二十歲七八十者猶以為夭觀此老人信有之也人能不以外物勞心而又淡薄于世味久而

不渝自足致壽彼偃仰呼吸以求鍊形服氣者適徒自苦耳

魏人伐蜀戒嚴費禕方與來敏對碁意無厭倦却與謝安之事相類然安遂破敵禕竟為郭循所害大率禕性寛簡過度安外寛内密觀安告王坦之之言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耶此便可見故二子之成敗亦異

聖賢知人之明與愛人之仁互相發堯之於鯀既知其不可猶望其能治水而已諸葛孔明之於馬謖先主嘗

言其不可大用亮雖知之猶兾其能受吾之節制可以致其功其後皆敗績故聖賢寧傷其明不忍咈乎仁後世若裴行儉之徒乃欲以一見之間鑒别不遺此必有曲巧也不然史過言耳

韓魏公盜入齋寢事人皆羡公有量予謂當先稱其有識也量雖大使盜不捨而殺之巳則巳矣如國何此殆與春秋戰國之士等耳於量也何益蓋公明識之深灼見盜者之必不加刃於公故使之既寤而相與言因而

示之以閒雅定靜也故世之有量者無不自識中來此格致之功所以先於誠正也

嘗言昌黎先生三上宰相書及自薦諸書事頗傷於難進然觀其論用世屢以孔墨同語宜乎以博愛為仁也則豈以上賢兼愛為急務哉

人才之生如貨物之產用而求焉則聚而見不用不求則散而藏其賤且輕者遇貪賈猶可以屈取其貴且重者苟不得善價廉賈寧沒身不售甘遺資美於後世焉

不反其故而謂天下無才是猶謂天下絶貨物也

岳州巴陵易公名海初仕爲潯州通判到任時知府常州李宗羡已死一月斂於公廨公視篆聞其妾病甚所随惟一僕常使詗視遺以藥餌薪米之資久之妾病少差泣告所使詗視者曰妾非李素娶因此地云多瘴毒其妻子僕從皆不行就道時始納我及傭此漢與偕來不意李即死傭見妾病意將不良適府公節有所遺傭皆擅絶爲已有妾無纎悉沾恵幸爲我達公全妾薄

命公聞之驚惻不已戒使勿言具告鎮守叅將馬義擇
行伍中謹厚老婦往侍候日夕不許暫離詢視益切至
妾病良愈公絶不與見爲之經營買舟歸其喪收簿其
俸給及賻贈得白金三百兩使一吏護喪責付其家先
爲移文至常郡會入其數仍遣老婢守侍李妾抵其室
戒吏與婦必得李家書及公文乃返其所以周級老婦
家飭約吏人者無不備盡傭竟不得一肆其志而李之
棺櫬得入於土妾亦無幾微少損時成化十二年也予

嘗聞其事於江湖士大夫中及公移任嘉興素相過從乃得備詢其實如此嗟哉易公厚矣若宗羡之處事君子可以為鑒

隣有患盜者嘗固守其前門而不虞其後戶盜覘其不虞也常入自後戶而詭迹於前門以售疑於主人其後守之益固而盜益數或告之故於是重闗累杙加之扃鎖而時其啟閉盜亦時其慎懈也而月猶一至焉主人不勝其勞也遂塞戶塗壁絶其所由而猶偵伺惟謹盜

乃絕君子曰天之生人凡耳目口鼻諸有竅者畢前而一不背繁豈嚴密之則固當在後耶予謂斯役未足為居室之恒法然於防盜也為可一用焉內肅憲副因公務至海鹽分司旬日以書見問答之云云

火浣布予初於蘇州張廷義家及仁和縣純一僧院見者皆大如折二錢近於朱孟瑜縣丞家見者狹長如衣帶漬油則可代燭覆火則可爇香油盡火熄則完全如故梁冀帨巾魏武時所貢元別怯赤山石絨所織信皆

不妄因記向在京時嘗於指揮胡䶮寓所見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其形色絶似雲母石類世之硝子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衍之為柄紐制其末合則為一歧則為二如市肆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辯細字張此物於雙目字明大加倍近者又於孫景章叅政所再見一具試之復然景章云以良馬易得於西域賈胡滿剌似聞其名為僾逮二物皆世所罕見若論利用於人則火浣雖全尺亦當退處於僾逮也

余見某公侯家傳美石一方中有一人緋袍玉帶端拱而坐又見觀音寺衙衕寺僧所收謝廷循一石方廣三四寸中劈為二內函魚骨一具首尾皆全余先考楚祖考時啓祖妣殯合瘞發砌石一紫色者剖為二片其中樹石茂密一人冠帶立樹下若凝眸遠望了如筆墨描畫先考謹藏欲解為畫屏後因被災而燬又家藏石蟹一枚具體如生以水磨之腥氣如蟹病目者稍塗兩眥頗能定痛大氣流行融結變化真有不可強論者

王瑞之義事

予友王瑞之清慎通碩讀書能詩杭士之萃出者嘗與里契家翁以文挾貲遊江湖間登覽之餘能權物通利以致豐裕如是者二十年以文感時疫暴卒其子宗禮尚幼瑞之簿什其遺財予本作盟詞燒以文靈几下再拜曰向與公同事之物今盡付而子矣錙銖不爽鬼神鑒之復呼宗禮誨之曰善自持守以養而母勿妄費以忝爾亡人即有緩急尚以告我嗚呼近世以士夫名者

與人交平居杯酌談笑真若久要不忘少有榮枯低昂立見而况臨財之際百無一完者瑞之之事不負故人可謂信全人孤寡幾於仁存亡一致不私有人所不知之物可以稱義是雖瑞之德器之良亦有學問之功也以文之姻家包文美屢以其事告人人又屢以其事告予予素善瑞之能厚其兄弟宗族而不知推致於人如此因録其事歸其子弘載用懋世德

方洲集卷二十六

方洲集卷二十七

明 張寧 撰

讀史録

周

威烈王

二十三年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開羣奸奪國之路啓諸侯亡周之心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保障哉智伯率韓魏之甲以攻趙曰吾乃今而後知水可以亡人國

簡子一言以永其業智伯一言以滅其宗惟口出好興戎信矣

豫讓欲為智伯報仇其友曰以子之才臣事襄子為所欲為顧不易邪讓曰既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

及襄子歎其不為范中行報仇而為智伯讓曰中行以

衆人待我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故國士報之審如此言是二心矣何言行先後之相違也是以史記列傳于刺客綱目取其事跡而舍其疵言故不備載亦成美之意也

魏吳起奔楚楚以為相

起母死不奔喪殺妻以求將無人倫矣豈有無人倫之人而能盡忠於君以愛其下者乎彼問勞吮疽皆詭術也卒之自魯奔魏自魏奔楚而見殺宜哉大抵

悖義就時之人雖有所成終難倚重由其所厚者薄也

安王

十三年

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於濁澤求為諸侯

前書和遷其君於海上食一城見其敢於必為也此書王許之見其取所必予也後書齊侯貸卒無子田氏遂并齊著其事所必至也所謂不奪不厭皆躔三

晉之迹焉未幾三晉共廢其君俱夷爲家人而分其地是又反蹈田和之覆矣

烈王

六年

齊侯來朝

時諸侯莫朝而齊獨朝天下以此賢齊竊恐其國將大有所假也顯王二十六年秦使公子少官師師會諸侯來朝此蓋因王致霸將有所挾也是故齊不

繼至秦無前書

齊侯封即墨大夫

自古人君見欺於左右狎近之毀譽失賞罰之公昧賢否之實以致蒙蔽日深循致亂亡者多矣齊侯此舉雖出於伺察而無忱恂預辨之明然異於餘君遠矣宜其殭也

顯王

八年

衛公孫鞅入秦初鞅事魏相公叔痤痤言之魏惠王曰
痤之中庶子衛鞅其年雖少奇才也願舉國聽之王嘿
然又曰君即不聽用必殺之無令出境王出乃召鞅謝
曰吾先君後臣故先為君謀後告子子必速行
夫痤之於君鞅若誠知其不可用不當薦之於君知
其可用不當勸之為殺令既稱其可用因一嘿而遂
自轉啄無怪惠王之不果用亦不果殺卒之入秦變
更法制殘削諸侯而魏先受其禍秦之强遂不可復

制以底於亡皆起於痤謀之不臧也且痤旣以告王
尋復語鞅此何處義真反側傾危之士哉

十八年

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
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按五年秦敗三晉斬首六萬賜以黼黻之服夫弊袴
服之微者韓昭不以予無功之臣黼黻服之重者周
天子以之賜有罪之國諸侯安得不肆王室安得不

弱哉此禮樂征伐之出所以日衰也

十九年

秦徙都咸陽廢井田

此併六國之萌也并諸小鄉為一縣此去封建之始也

衛貶號曰侯服屬三晉

衛有子思不能聽用其言而以德義自強顧乃以勢力自詘所謂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宜其益削也

三十二年

韓申不害卒

吳起衛鞅申不害皆一時同流之士及其末路頓異於前大抵起雖殘忍好功然尚談德義猶知顧惜畏罪輒奔聞譖即走其事止於一國足以亡其軀而已鞅則强愎首利不恤衆論動以刑殺制人觀其聞公叔痤之言而敢自保魏王之不見殺又自言曰苟可以利國者不法其故則其桀驁狠戾酷烈之禍遍於

六國至於滅族宜也若不害相韓雖欲仕一從兄猶且不敢自遂大致不過曰國治兵强而已其死於正命抑又何疑朱子一書殺一書誅一書卒其所從來有繇矣

孟軻至魏

時魏南辱楚東敗齊西喪地於秦卑禮厚幣蓋將招吳起商鞅之徒以富國强兵復仇報怨耳孟子乃以仁義爲言安得不以爲迂濶而不能用自其去魏適

齊不一遇吾以六國之士顯然以仁義之道為不足為靡然相從於功利縱横之習所以終戰國至漢唐世無真儒聖學不傳而天下不能純治者其端皆决於此孰謂聖賢出處無關於世運哉

三十六年

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

夫秦本以苟得為計而六國亦以苟便為心逢迎遷

就以事一時而不知失天下之正名忘天下之大義莫甚於此舉當是時周雖衰微顯王固在其名則天下之主諸侯雖强茍能尊周其義則天下之歸彼田和賊君盜國之人秦惠尚功首虜之國然皆嘗朝周列國前此亦嘗會于京師豈皆本心哉顧名思義不如此不足以令人也使秦能以此說六國皆奉周以拒秦則標凖既端依歸自正六國固無不從秦亦自當折氣雖成敗未可知而曲直則分矣惟其失正名

而忘大義標凖不的顧瞻生疑遂使秦人得以欺齊魏之師伐趙而從約皆解由是衡人進謀反側不安而秦日益横不復以周為事是後列國效尤稱王終世更無一國復朝於周者皆秦之罪也嗚呼合從之失且如此彼連衡之儀何足與議哉

三十七年

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趙讓蘇秦秦恐請使燕報齊乃去而從約皆解及四十五年秦㠯燕詐奔齊齊復以為卿

四十一年張儀為秦伐魏取蒲陽四十五年伐魏取陜及明年免相至魏而魏遽以為相

夫儀秦之於齊魏顯以詐變譸張之術調弄戲侮如小兒豈捭闔之能盡以得此亦二國之愚有以致之也有君如此雖平世所難免況虎狼之秦哉

四十八年

齊號薛公田文為孟嘗君文招致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嘗數千人名重天下

夫士者天下之公器士之去就用舍而天下之安危興廢係焉方周盛時士嘗在朝廷及其衰也散在六國在朝廷則天下大治在六國則王室空虛而國猶得以自固自田文以招致為名世將無士而六國之鷄鳴狗盜狂悖詐譎覆邦傾國皆襲名於士而歸之私門繼以春申信陵平原四公子接蹟相尚黨植益廣諸侯幾無可為謀者矣當是時以强秦爵賞為羅四公子以服食為餌天下游士之流力達者歸彼力

詘者歸此六國雖欲不亡得乎然向無四公子則游士皆入秦而六國之亡也尤速

愼靚王

五年

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

子之與蘇秦弟代昏代說噲而有此舉按燕始用秦而閨門失守繼用代而家國以危讒人交亂不可不愼其初也

赧王

二年

楚屈匄伐秦初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絶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悅而許之

軫雖嘗諫楚然不能明其設謀之本徒以得失為言而不以情偽為辯乃欲陰合陽絶使人隨儀為觀望之計可謂言失機要其智不足稱此楚所以不聽其言而卒至納侮賈禍也

三年

燕人立太子平為君

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畧與梁惠王同其意皆欲雪耻報怨而招賢本固淺矣及孟子至梁而不能用樂毅至燕而卒用之戰爭之日起儒道之不行豈必至於并吞坑焚之日而後見哉

十六年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

秦以虎狼之威而行吞搏之横旣誘執魏將復誘執楚君非人所宜近者孟嘗君乃一言赴召又為之相門下多士未嘗聞一人諫止之者不為其易而乃甘心於雞鳴狗盜為亡命之俘主客之才識皆可見矣異時之奔亡屢見中立無歸身死嗣絶澤不洩世使誠得士豈致是哉秦自孝公以來禁網密切關制峻刻然齊太子以殺人亡趙主父以詐使入田文以計術脫其後皆致秦禍德政不修而法制是尚豈能久

而無鮮哉

十七年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渭河絶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

是時秦誘執楚懐又取楚十六城使田文能仗義執言以救楚為事則秦理屈氣挫其危可立致慮不及此見小忘大使二百餘年之盛舉不過為文報怨雪恥之疏節原文初心本不為楚若其為楚則始也必

將會楚其末也必將定約秦豈肯貪虛質喪實地而不歸懷王哉惟其志不在是以秦昭所論樓緩所講皆不及楚及蘇代言之而姑從其計公子池一出遽解兵以歸其不為楚而伐秦明矣雖然三國固不必論彼楚横之君臣既不能奮勇復讐又不能因人以成事楚之不競於此舉决焉

趙君封弟勝為平原君後三年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兊誅之遂弑主父於沙丘

夫事莫大於君父義莫親於家國國亂君囚至於三月而死勝寂若不聞竟無所舉安在其為嗣嗣濁世之佳公子也趙武靈王好武而不知義因報怨而變胡服因溺愛而廢嫡長因畏秦而不納楚懷王卒致其死國無二主既立其子為君而復自號主父預政餘十二年而不知退方欲分趙王其廢子於代幾何不起釁生隙而卒殞其身也惟知義者則免矣

二十七年

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已而皆去之

秦以虎狼之威百無所忌畏然齊不受號而遂不敢

自帝使六國皆以禮義自强同尊王室周不亡秦終

不敢自帝而六國亦存矣顧不能爾奈何然是舉秦

實驕齊為破國走君之始

二十九年

齊滅宋三十年齊殺諫臣狐咺陳舉欲并二周為天子

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伐齊齊君地出走毅下齊七

十餘城

王不能不王霸不能不霸無可致之道而欲强致之鮮不僨矣宋小國耳因滅國取地遂欲為霸齊本霸業因破燕滅宋遂欲為王志滿氣盈與亂同事皆致亡國燕昭痛自警刻養民致賢卒滅齊報怨以有其地興亡不共道縱慎不同効其始甚微而其末甚大也

三十四年

楚謀入寇

賢者常留意於所當為而無意於所不當為卒以有為不賢者常匿意於所不當為而無意於所當為故終無為楚忘其父讐而為秦役乃欲謀周甚哉其惷悖也

三十六年

秦趙會於澠池及罷酒秦終不敢有加於趙相如之功也

嘗論完璧擊缶之事其於國體雖微而於事機則大其於自處甚危而於處秦甚當古今國家固多以一人而係安危因一事而為重輕者秦自三十年會楚會趙會韓魏史不絕書無事而數會其志有所闞伺而將甘心於諸國相如以智佐勇奮不顧身秦猝焉遇之不暇為計固足以破其素蓄之機挫其方銳之氣不敢以天下為無人而輕視諸國矣其事豈止於一趙之璧與缶哉自是以後秦不復會諸侯趦趄數

年然後有事於趙皆相如此舉之力也

初趙君行時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過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以絶秦望

臣子之於君父死生以之必不得已而後有社稷為重之意澠池之會所不當行也則宜極諫而止所當行也則宜守國以俟焉有預度其不歸而先期置後者是以利害為心而不顧可否他日讒間易入卒至奔亡固有所自也

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襲破燕軍盡復齊地

單毅燕齊名將也迹其成功考其行事毅正而單譎毅雖因讒奔趙出於不幸然其所以為舊君之義甚矣當時自趙田文以下皆不能及

四十三年

楚太子完質於秦時秦將伐楚楚春申君黄歇適使齊國上書説解歇因侍太子為質於秦

秦楚之怨非特一朝夕之故自商於見欺以來虜將

取城殺父劫子殘其人民侵其土地破徙其都邑焚毀其墓陵秦之肆惡於楚固天下所共怒者也楚之君臣父子所宜休養積聚富國强兵奮臥薪嘗膽之心為刷恥復讐之舉顧乃委靡不振怠緩無成通好既絶而志屈於迎婦韓齊共事而計輟於圖周至是楚葢已忘於秦秦實未釋於楚人窮見拙乃復以太子為質抱薪救火揚波止沸果足以塞秦之所欲哉當時春申君黄歇與孟嘗君田文信陵君魏無忌平

原君趙勝皆雄冠六國名震四方田文嘗借楚為名而割秦之三城無忌趙勝能樹威捍國而質秦之二子歇不能割秦而屢為秦所割不能致秦質而反質於秦雖有進完之功不足以掩進娠之罪由四人論之信陵君最上平原孟嘗次之春申君其最下者也他日納州於秦宜其書於相歇之後與

五十九年

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

歸而卒

史記是時有東西周君秦伐韓趙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伐秦秦攻西周云云綱目書王命諸侯討之猶春秋天王狩河陽同意諱之也然獨書卒而不書崩意蓋有在夫天子之所以能主宰天下者不過權與分而已惟權故能定分惟分故能行權權而非分則僭分而無權則虛何謂權威福予奪是也何謂分君臣尊卑是也權與分並得則治偏廢則亂兼失則亡

方周盛時禮樂征伐紀綱法度一出於上天子公卿九服羣辟各守其常此文武成康之所以極治也昭穆而下賢否不類雖或失於持循間生乖戾然典章具在修復用光權與分固未嘗亡也東遷之後王室衰微列國寖大下陵上替積漸因仍周之威令不能行於天下諸侯專征伐大夫擅君命陪臣執國政兵不能加於簒弑之臣刑不能施於亂賊之子所謂御世之權盡為臣下所僭而天子之所守者惟無用之

虛分而已何怪乎天下之不治也然猶致胙則拜告急則赴會盟則推尊四海猶以爲嚮望而不敢背却者徒以分之所在故也威烈以降延及孝公廢井田變王制陵夷蕩殄不可復遏大夫僭爲侯侯僭爲王王僭稱帝合從者以拒秦爲事連衡者以事秦爲名併吞之勢已成而天下不復知有周向者所守之虛分至是而并失之矣其亡也豈不立致哉然其名號尚存物色未改秦方急於六國而未暇取六國方迫

於秦而不敢圖是以遲留數載綏及於茲斯時也使赧王內無二君之叅錯外不與諸侯為約從謹守社稷以制時變則其亡豈在六國之前顧乃自離堂陛遠絶藩維既無休否之才又不知屯膏之戒而欲驟為僥倖之舉以速其亡所謂名號物色至是絶矣此綱目所以書卒而不書崩也雖然以禹之德而桀死於放以湯之德而紂死於兵周自始至終歷三十七王傳八百六十七年稽之初卜皆過其歷及赧王之

時天命已去而猶綿連不絕發難入秦歸死故國此古今興廢之常事也豈赧王有桀紂之惡而秦昭襄有湯武之德哉

趙孝成王

二十一年

廉頗奔魏

廉頗李牧皆趙之楨幹將也各以讒疑致奔殺而以趙括顏聚代之夫趙本強國也一轉移之間遂有坑

卒滅國之禍古人云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信然

秦始皇

十年

秦相國呂不韋以罪免出就國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因上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

秦之遭禍於客屢矣始用衛鞅而先王之法制大壞中用張儀而秦國之譏佞以生後用一范雎而秦之母子骨肉皆不能保此猶未也至於不韋入秦則孝

文莊襄皆不保其終閨門朝廷舉不得其正秦之宗社遂移為他姓而先亡於六國客之禍秦至此極矣其宗室大臣議欲逐客實有所懲李斯竟以客卿上書諫止是豈忠於為秦哉顧乃自為之地也斯既召復又恐人躡後而勝已於是一舉而譖殺韓非再舉而焚書坑儒三舉而矯詔以殺太子則其酷烈不仁甚於逐客奚止倍萬此秦之所以窮極暴虐二世而亡者又皆客斯之禍也秦之始終皆為客敗是固天

道使然而異術曲學之不可以開國承家也亦明矣

綱目以逐客繼書於不韋去國之下微哉

三十四年

燒詩書百家語三十五年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

秦之積暴委靡至始皇而極然其初心尚知懼禍猶

能聽諫雖盛怒按劒茅焦終以不死自李斯以三代

不足法儒生不足用舉天下經典而灰棄之始皇遂

肆然以秦法為盡美李斯為忠謀無復忌憚恣所欲

為而坑諸生至四百六十餘人雖子扶蘇之諫不復聽矣嗟夫斯其始也欲自存則以逐客為非其末也欲自固則恐去客不盡覩其所言迹其行事則焚坑之禍皆因是心而發也然斯之傾危變亂固戰國之餘習而始皇之甘受其罔卒至滅亡古所謂太精則愚秦政有焉自焚書以來典籍不全經制無考後世於是乎有穿鑿附會之説自坑儒以後士皆趨於法令諱言儒文後世於是乎有黨錮僞學之禁斯之貽

禍豈直敗秦而已哉

秦二世

二年

腰斬李斯夷三族

李斯為萬世罪人不但敗秦雖腰斬猶不足以謝惜其出於趙高之誣人或冤之予謂斯之死不在於規諫之時而在於矯立之際初高之矯詔既與胡亥定論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語意已不能無疑於斯

及與斯言乃曰此非人臣所當議雖不得已而未從之髙豈不轉致其詞於二世哉是帝與高雖欲縱樂擅權固嘗忌斯異已而有說斯乃不悟墮其術中而聽為之諫及二世怒高果以沙丘之事為言二世其有不信乎夫以積疑蓄怒之君而信巧讒曲謗之語生死决矣始復上言高罪噬臍之悔不亦晚乎故二世曰朕非屬高君當誰任哉是言也二世無斯之心審已久矣斯雖欲效吕不韋公子將閭之死且不可

得方與馮去疾等進諫自負其功能偃蹇待命實所以相成高之陰謀而速赤族之誅也後世人臣有不能審時度義一其心德始以邪合而欲假正以終自處者溥而欲望人以厚斯可以為監矣

方洲集卷二十七